

百年的沉思

回顾二十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

辛旗著



华艺出版社



辛旗，字重光，满族人，1961年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河北大学，获哲学学士，后考入厦门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宗教学和台湾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曾在政治大学从事客座研究。现任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宗教学会、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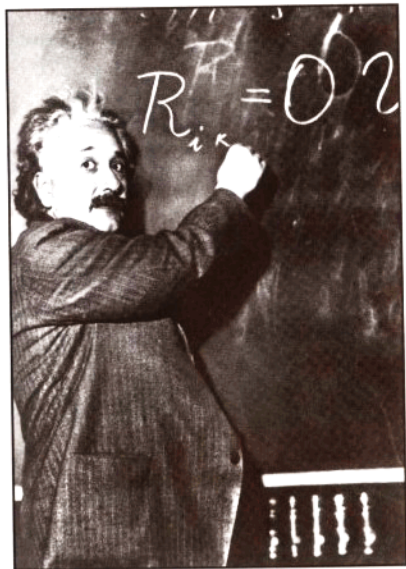
出版著作《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中国历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阮籍评传》、《文化新视野——看世界，论中国，说台湾》等，主编台湾问题论文集六部，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政论文、散文、诗歌百余篇。曾撰写电视专题片《黑白魂——围棋与中国文化》、《施琅将军》、《自强之路》等。曾在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海峡两岸关系论坛”节目任嘉宾主持人。



— 20世纪来临的那一年，奥地利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书中阐释的理论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为商业资本主义释解人性恶的一面鸣锣开道，以后消费和享受人生成为人生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1907年毕加索完成了油画“亚威农的少女”。这幅色块变形、生机勃勃的作品推动了艺术革命，摒弃了传统的绘画规则，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为后来的抽象派艺术奠定了基础，反映出世纪风行的艺术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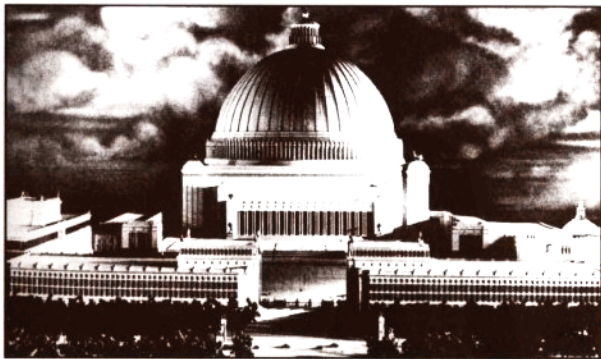
↑ 20世纪初的20年间机械工业的发展达到极至，汽车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事观念，1914年美国的T型福特车售价是265美元。人类的生活节奏开始伴随着汽车、火车和飞机的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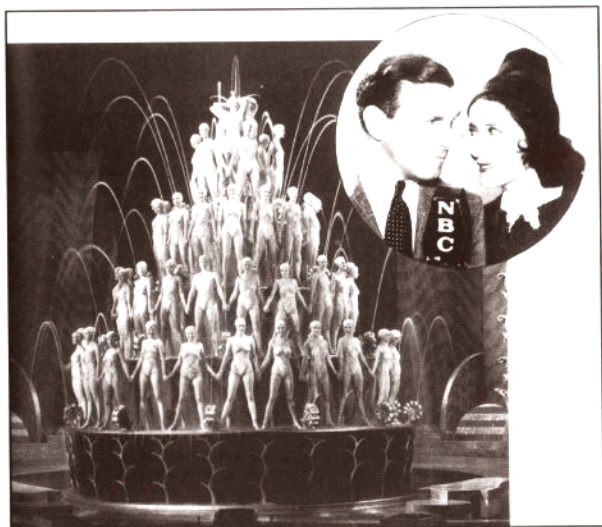
→ 20世纪是科学万能的世纪，科学家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创造者和观念的导师。爱因斯坦写出的一套方程式，把以往人们对宇宙本质的基本假设都推翻了。他的相对论把时间、空间、物质和能，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连接起来，用数学的语言呐喊着万物一体的信念。



↑ 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学会了自己掌握命运途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经历战乱及共御外侮，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意识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在古老的土地上开始学会如何面对外部的世界。图为“七七事变”时，护守卢沟桥的中国士兵。

↓ 法西斯的文化观念：纯粹、威严，符合希腊数学的黄金分割率和戏剧的三一律，用所谓“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去推行普世的哲学理念，那就是奉行尼采的“超人可以拯救世界”。图为希特勒和建筑师司比尔共同设计的德国人民大会堂。





† 商业金融资本的横行带来商业文化的泛滥，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沾了商业资本的边，就有这些声色俱佳的娱乐形式，权且称之为艺术或大众文化，电影、电视、戏剧、广告推波助澜。

‡ 我们经历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殖民时代的终结，民主化潮流的兴起，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将要呈现？是重复“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还是要公平、合理、走向“世界大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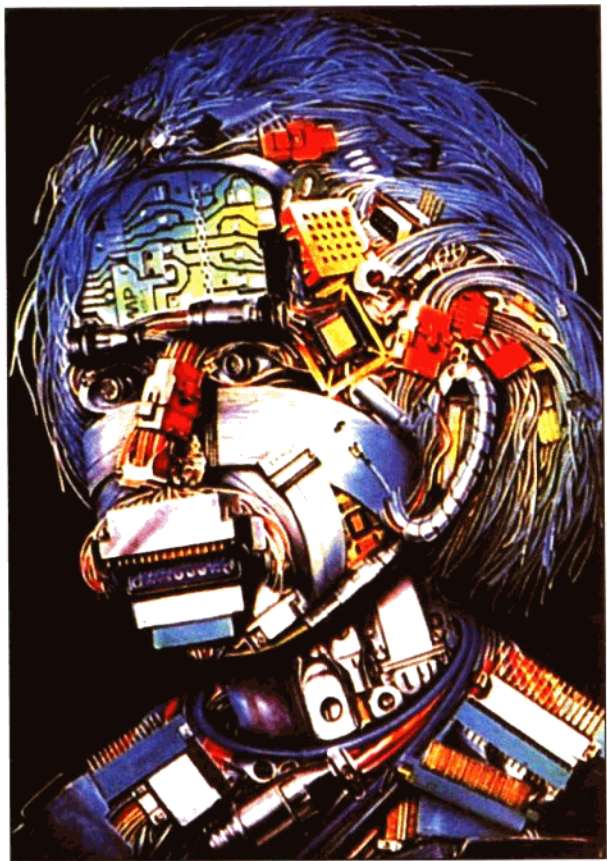




—人类用战争在自然肌体上制造了溃瘍面——飞机轰炸后的弹坑。20世纪几乎被两次热战、一次冷战、无数次局部战争和恐怖活动所左右。和平只是部分时间和部分地区人民享受的天赐。



—我们怎样去看世界和自然，在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的20世纪里，人类看到的世界与数十个世纪中看到的世界大为不同，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个世界的影子，那是人类追求的清静、自由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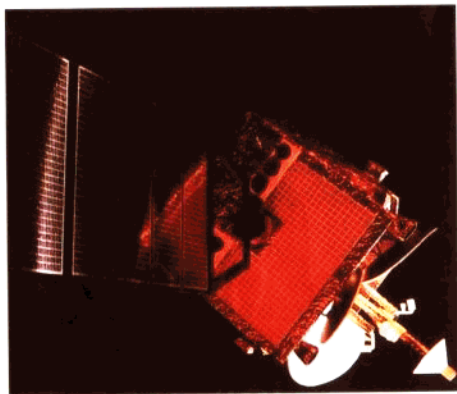


↑ 巴黎广告收藏馆中最瞩目的地方挂着这样的画像，辛德马克用电脑芯片和配件组合成科学巨人的头像，人类在数字化时代是否思维和观念也会这样的丧失灵性和血肉？



— 20 世纪的人类推着轮环沿着一条看似光明的大道前行，前方不远处的阴影好似是全球性问题的来临：人口爆炸、污染、贫富不均、战争、疾病、难民潮、毒品、武器扩散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

4 传真机、卫星通讯和国际互联网络都发挥了跨国界的联系作用，从而使传统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历史和自然纽带为之改观，“地球村”在个人电脑、快捷交通和世界“大流通”的推动下呼之欲出。



序

中华文明与世界潮流

汪道涵

两千多年来，中华文明曾经以儒学为主流，产生过自己的深邃和灿烂，又以中华各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播、渗透和各支流多态纷呈，显示了其博大精深。这种深邃、灿烂、复杂、丰富的文明，都产生于农业为主的东亚大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它们又维系了农业东亚的政治秩序及社会文化发展。从上古到近代，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成为一种古老的文明，到19世纪西方文明拍岸而来，这种古老的文明便面对着另一种非常陌生的文明了。

在19世纪，中国人称西方为“泰西”，西方人称中国及其近邻为“远东”。泰西和远东，都表达了一种遥远感；既存在着空间上的距离，也显示了文化上的差异。然而，借助于工业革命之后所获得的物质力量，西方人能够跨越遥远，把自己的文明带到东方。在这个过程里，英国人的舰队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美国人的舰队打开了日本的藩篱，东西文明的交往，是以冲撞和冲突为起点的。而后，是古老的东方在形势的压力下奋起直追，开始了近代化和走向现代化。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从洋务运动以“借法自强”，带着被侵略的创痛，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明。随后由洋务而维新，由维新而革命，在变法图存的宗旨下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文明。与之相伴的，则是传统文化的黯淡和褪色。19世纪60年代首开洋务的那一代人心怀“中体西用”，他们接受西方文明，而意在取新卫旧。但时至20世纪前期，欧风美雨咄咄东来，中国

所长成的另一代人中，又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议题和追求。这种变化，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所经过的心路历程。其中包含着在侵略者压力下产生的苦痛，以及由苦痛产生的急迫，由急迫产生的偏斜。

西方人最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在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迁中实现现代化，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100多年里，现代化与西方文明常常纠缠在一起，不容易剥离；由此产生了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在东方人中产生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错觉。东西方文明的交会在最初百年中显示出来的是，西方文明的优势和东方文明的弱势。然而，时至20世纪后半期，现代化已经伸展到世界的许多地区，现代化带着西方文明的有益成份，融入了本土文化之中，现代化的根须扎入了各异的民族和社会，现代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业东亚的兴起，正是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它们的存在与发展促成了中国人对“全盘西化”论的反思，也促成了西方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世界所拓展开来的，是文化交往中的一个理性的时代。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因之而能够从优势和弱势的对比中走出来，成为平等对话的两种文明。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主席曾总结这一过程，明确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当代中国正遵循着邓小平理论和路线，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站在世纪之交，回顾150多年来中华文明走过的曲折路迹，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而面对正在到来的21世纪，由中华文明关照世界，又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20世纪，一方面造就了技术昌明，物力丰厚；一方面却带来失衡的生态，在这个星球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一方面用经济网络把五洲四海连为一体，使空间上分割开来的不同民族彼此联系的愈来愈密切；一方面又在百年之中造成

了两次世界大成，多次局部战争和长久冷战的痛楚。在这些矛盾中，促成了进步的东西又往往制约了进步。人人都期望明天变得更好，因此，在展望新世纪的时候，和平与发展便成为人心的主流意识。

古老的儒家典籍《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虽然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但是对 21 世纪以现代化寻求发展的人类来说，其中包含的智慧和洞见，却能够引出长思久想。在西方，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之后，发展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就被人类日益自觉地引入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去。这是一个“尽物之性”的基本过程，在蒸汽时代，征服自然还仅仅表现在借用风力、火力、水力以师法造化；时至今日，人类手中的粒子加速器已经做到了用一个人造的环境，把自然环境中不易显现的物性强逼出来。其间的进步速度，真不可道以里计。200 多年来，这种“尽物之性”的过程，已经累积地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文明，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就和平与发展而言，“尽物之性”只体现了一面之理，和平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归宿也是人；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归根到底总是以人为尺度的。因此，“尽物之性”的一面应该结合“尽人之性”的一面。工业革命以来，物力日益丰厚，而道德日益沦落，正是“尽物之性”的一面与“尽人之性”的一面常常脱节的结果。我想，现代化是从“尽物之性”开始的，但是现代化的圆满却是在“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的同一、经济和伦理的同一中实现的。

与“尽物之性”相比，“尽人之性”是一个更大的课题，然而每一种人类的文明都无法回避这个题目。以群体为范围，“人为性”派生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与相应的群体利益对应。利益与利益，既因分解而导致冲突；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也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走向协调和合作。两千多年来，人类经历了分解多于协同的历史，从

孔子以来，儒家怀抱的“为万世开太平”之想，就一直保留在中华文明之中，成为感召人心的一种信念。“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人类利益由分解走向合作。今天的世界，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经济走向，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态势，使人们在为自己思考的时候，不能不同时为别人思考。我相信，在21世纪，先贤留下的憧憬一定会唤起人类更多的良知和自觉，使我们继续走向和平与发展。

人类能够改造自然，但是人又是自然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尽人之性”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改造自然而言，自然是人的对立物；然而人的生命又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息息都在自然之中。由此论之，“天人合一”是有涵盖性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能够支配的物质力量越来越多，但是这个过程代价却全都留给了自然去负担。由此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最终使人类自身成为受害者，也使人类越来越多地想起了中华文明中善处“天人之际”的那些道理。21世纪的发展，应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来化解人与自然的对立，使人类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又尽力善待自然，回馈自然。这样做正是善待我们的生命，善待我们的子孙后代。

冷战后，世界由两极变为多极与多元。每一种人类文明都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百年来，不断自强奋进的中国，正在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她将延续古老的文明，使之在现代化中别开生面。同时，这个过程也要求我们与所有的人类文明平等对话，寻求互补和互利。各有特色的人类文明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但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都属于人类全体。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领域都将被打破，为人类所共享。因此，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有理由确信，不同文明和文化的沟通和交融，将使空间上越来越接近的人类，在心灵上也会越来越接近。明天将更加美好。

辛旗所著《百年的沉思》一书为我们观察 20 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坐标。作为一个在 20 世纪仅有 40 年经历的年轻人，敢于着眼于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冲突，着眼于“尽物之性”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着眼于“尽人之性”的文化艺术伦理价值之评判，开篇立论，剖析入微，的确难能可贵。从书中可见，他既秉承传统儒家“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情怀，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在 21 世纪曙光微熹之际，有这样一本深入思考人类所经历 20 世纪的书问世，我相信，对我们能更好的把握未来是有益处的。是为序。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绪 论

20 世纪已经结束，这 100 年对人类的影响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世纪的总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生活的不同角度体验了 20 世纪对我们的冲击，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一个使人振奋、迷惘、憧憬、绝望、留恋、厌倦、思索、沉湎的时代。回顾这 100 年，观念的庞杂和繁衍伴随着物质生产和对自然征服的扩大，人类的行为也更加脱离以往几个世纪传统的束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种观念与行为的互动，构成了人类生活方式中外在的文化形式的千奇百态、光怪陆离，以及内在文化观念的分化和多元。

1. 20 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向

无论如何，20 世纪的人类文化发展仍有一个基本的趋向：由上个世纪末伟大思想家引导的人性觉醒，导致对上帝的否定。理性借助逻辑和哲学的力量将科学推向人类思想的前锋位置，科学又将自然视为征服的对象。人类的工业化、现代化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将个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充分地发挥出来，创造了极大的生产力和消费能力；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精神财富，巨大的市场和复杂的国际关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形态。19 世纪的殖民与市场观念到 20 世纪初已经被“民族国家”的理想所替代，列强瓜分世界的战争、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构成 20 世纪上半叶的主调，工业化对人性的压制和对工人阶级权利的剥夺，把革命推向了历史舞台，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福

利主义、社会民主等思想交织在战争、革命和社会自然演进过程之中。

商业资本主义成为 20 世纪的主角，它所要求的是“效率”，而与之相对的社会主义要求的是“公平”。“效率”与商业利润相关，“公平”与大众趣味相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造成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和战争，也促使资本主义体制大幅度接受社会主义的成分而自我调节。人类自文艺复兴以来持续几百年的精致文化开始因商业消费而世俗化，大众文化配合着传播媒体的改进向全球扩张，观念文化在感官文化的进逼下节节退缩，古典的、理性的、合于传统规范的文化形式作为主流文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西方文化强势的殖民扩张之下，曾表现为文化启蒙和文化自强的二元主题，但始终无法摆脱在西方物质力量优势的笼罩下，“中心”与“边陲”之辨往往成为恢复民族传统的理论凭借，那些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和民族，又面对“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一时难以找到恰当的定位，其文化呈现双重性。

狭义的文化与艺术对 20 世纪的影响是与个人分不开的，任何人难以脱离文学、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舞蹈、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的影响。这一影响促进了社会的裂变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人类理性和自然本性的规律性及传统范式的否定。

金融资本如泛滥的洪水冲决了民族、国家、地区的人为藩篱，给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人类因为科技和信息的发展，逐渐陷入网络化的社会生活中，现实世界愈来愈带有虚拟的性质，人类个性的表达不得不迁就于网络化的世界、多面向的资讯和消费选择，迫使人们更加零碎地分割时间和生存空间。人们无法再作自我的主宰，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下

随波逐流，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网络之网上的“结”，人们减少了对周围环境和自身存在价值的哲学和理性思考，追逐感官愉悦和消费价值的情感正逐渐左右着人们的传统信仰。

2. “文化”之谜

“文化”一词一直是诱人的“谜”。

“文”这个字在殷商甲骨文中的象形是一个站立着腹部画有纹饰的人，它在中国古代最初的涵义是“纹饰”。原始祖先对自然和动物的崇拜，激荡了原初的观念信仰，具体物质的图腾，产生了抽象的物形和纹饰，起初是涂抹、纹在身上的线条，渐渐地形成了对各种经人加工后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纹饰化”，即人赋予各种主观和客观物质以“有意味的形式”。这些渗透在精神和物质层面中的“有意味的形式”代代相传，再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出多种形式、系统、范式和地域特征、族群特征，始终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结构。

通俗地讲，“文化”是人类以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区别于自然和动物世界，并进而对各种主客观事物所进行的外在和内在有形或无形的规定。套用现代商业用语，类似于“包装”。既然是对各种事物的规定，那么文化必然要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联系，于是有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等等。“文化”似乎可以涵盖一切。

其实，“文化”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文所论及的基本是广义的文化概念，至于狭义的文化概念，基本上是指用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戏剧等）或以电视、电影、多媒体等形式展现人类文明的物质与精神等各个方面“有意味的形式”的总和。广义的文化则重在人类观念、行为对自然和社会的交互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决定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各种趋势。